

【历下亭】

□郭光明

去年秋末,有朋友自日照来,送我一盒当地产的绿茶,说是秋茶,并自嘲道:春茶虽为极品,但价格贵得吓人,俺买不起;夏茶倒是便宜,但叶粗色衰,拿来送朋友,不成敬意;只好把秋茶当做了千里鸿毛。朋友一席话,让我感动得热血沸腾,泪珠都差点流了出来。

我和朋友,你来我往,已有十个年头,但开始的那几年,他是不送我茶叶的。因为那个时候,我喝酒不喝茶。

认识朋友之前,我自以为大块吃肉,大碗喝酒才是真汉子,因而对那些扭扭捏捏地捧个酒盅大小的茶杯、细品慢咽喝茶的人,多少有些不屑,甚至私下里说他们是“伪娘”。也许是因为我太过豪爽,初识朋友时,把朋友送的一包绿茶剥进了肉馅,包了水饺,至于朋友在酒桌上说的什么红茶、乌龙茶,更是当成耳旁风。记得有一年,我在单位当办公室主任,为接待一个重要的客户,领导安排我买斤好茶,但进了茶叶店,让我傻了眼,什么明前茶、明后

【行走济南】

□张志杰

关于白泉,说法很多,有人说那是一片湿地,没有具体地点,有人说已经没了,被填上土盖了房子。我也是费了不少劲才找到的。

1993年我才听说在王舍人有个泉叫白泉,一开始以为在烈士山东麓,现在的工业南路以北、济炼北区宿舍楼一带。因为在盖楼前那里是一个大湾,路南还有一个小湾,都是由南部丘陵小山上流下来的雨水积成的。现在的加油站位置曾有一片芦苇,里边有个不知名的泉,原以为这就是白泉。后来随着城市发展,洼地没有了,无名泉也无了踪影。

再一次是2000年我专门到冷水沟、滩头村附近寻找,找到了一些出水点,但都很小,没太多说服力。随后几次寻找白泉,周围能说清楚的很少,我也就灰了心,把白泉当成了一个传说。

俗话说路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。直至去年年底的

【80后观澜】

□雪樱

那天外出,回来的时候遇到大堵车,朋友开车拐进一条老街巷。停留片刻,我看见晒衣竿上挂着灌好的腊肠,一群放了学的孩子们像出笼的小鸟,在巷子里疯跑。

街巷深处有温情。回来后,我想起了林青霞。前几天,与一位朋友聊天,谈起济南的人文风景,他说,林青霞来过济南,她写的文章挺有意思。周末两天,我读了林青霞的随笔集《窗里窗外》,重温了她邂逅济南这座城市的情缘。

2006年5月,她的老父亲林维良在台北医院病逝,生前老人有个埋藏心底的心愿,想回家乡走走看看。2007年,林青霞代替父亲完成心愿,回到山东老家探亲,途中在济南短暂停留。也是一个午后,她和朋友去老城逛逛,无意间,走进一条老街巷,用她的话说:“终于找到了我想要找的东西。”“那一条窄巷子裏的水泥墙上刻着毛笔写的诗词,因为岁月的洗礼斑斑驳驳很有味道。一家一家靠得很紧,巷子中间有一家小院

君子之交茶为媒

茶,什么西湖龙井碧螺春,应有尽有,就是不知道哪是好茶,而自己残存的那点儿自尊又在作怪,我行家里手般拿拿这个,闻闻那个,就是不知道哪种茶才是好茶。一筹莫展时,忽然想起一句俚语:花得钱多买得盐咸。于是买了一斤上千元的茶叶。

这还不算完。买回茶叶,客人还没来,我的好奇之心又在作怪,近水楼台先给自己泡了一杯,想尝一尝这上千的茶叶是啥滋味,没想到一杯还没喝完,就觉得肚子里像是几天没吃东西一般,空落落,软绵绵,心也慌,全身冒出了虚汗,躺在椅子上,就像虚脱了一般。自那以后,本就不喝茶的我,更不敢喝茶了。

后来,认识了我的这位朋友。他告诉我说,那是茶醉,就像喝酒喝多了一样,不是病。我说醉酒我知道,那得一瓶以后,而茶还没喝完一杯,咋会醉成那样?莫不是我体质的原因,只适合喝酒?朋友笑话我:还是生物专业毕业的呢!他说:茶之滋味,各有差别却因人而异。适合

不适合喝茶,关键在于有无茶缘,而人入草木谓之茶,人只有与茶结了缘,方可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,与体质无关。

受了朋友富有禅意的启发,我开始尝试着喝茶。喝茶初始,我是没有讲究的。从茶盒里取出几粒,扔到杯子里,注入热水,等到差不多时,端起杯子张嘴就喝,架式像渴极了的耕牛,一饮而尽。那个时候喝茶,除了解渴,我没有品出茶的其中滋味。现在想来,那个时候喝茶,比剥进肉馅包子饺强不到那儿去,也是糟蹋。

有一次,酒酣,被朋友拽进了茶楼。至今还记得,进门之后,服务员用精致的托盘,送来透明的茶盅,茶杯和茶壶,除了小巧之外,没有什么特别,只是茶壶肚儿上阴文镌刻着一个大大的“清”字,十分精致。

朋友烧开水后,十分娴熟地洗杯、泡茶,而我则醉眼迷离,在《渔舟晚唱》的旋律中,似乎移帆西沉、随波渐远。忽然,一股淡淡的茶香浸入鼻腔,睁眼一看,只见茶壶里被开水浸



终于见到了白泉,一个不大的围栏里,有根竖着的水泥管子,中间又开了一个水平的出水口,水从塑料管里流出,足有大半个碗口粗。不少人来拉水,还有洗车的,水温大约十几摄氏度。在远离山地的平地出水,尤其在平原上,估计不好找了吧。我曾经探访过汤头,当地人上说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还可以自流,现在主要



泡的茶叶,先是袅袅婷婷,尔后渐次舒展,朵朵叶芽就像纤纤舞女,或轻旋婀娜的身,或浮动变幻着裙,而汤液则被“舞女”轻旋得清澈,明亮,透着鲜艳的绿黄颜色。

我在朋友的指导下,轻啜一口,只觉得浓郁的板栗香味,润如凝脂,滑似翡翠;含在嘴里,清香之味聚而不散,犹如念珠;徐徐咽下,微微的苦味瞬间化作甘甜,直抵肺腑,而鼻腔却恬然清爽,齿颊留下了惬意的醇香……望着那浓浓的汤液,看着那冉冉升起的缕缕白气,通体的疲倦荡然无存,油然而生一番“见素抱朴”、“虚融淡泊”的风味。

此前,我钟情于酒,自以为陈年佳酿是真味,酩酊大醉是豪爽。但这次以后,我的豪迈则由浅入深、丝丝入扣于茶盅的闲情雅致。闲暇之余,放下身心,专注、安神地烫杯、热罐、洗茶、高冲、低洒、淋顶、刮沫,一招一式地把自己融于草木之中,久而久之,我也学会了“凤凰三点头”。

【民间忆旧】

母亲的朋友

□萧萧

俗话说:滴水之恩,涌泉相报。说的是别人给你一滴水的恩惠,你需要用一眼泉的水加以回报,这话从某种角度来看非常有道理,起码对于我的母亲来讲,回报一直是多于恩惠的。她回报的这个人叫梅姨,一直以来,母亲视她为朋友。

梅姨跟母亲是在乡下的卫生所认识的,当年她们坐在同一条板凳上,等着医生给自己的初生儿打预防针,先轮到的是母亲,但是母亲抱在怀里的我不乖,撕心裂肺地大哭,母亲没有奶水,一时间急得不知如何是好,是一旁的梅姨解开怀“制服”了我。母亲过意不去,执意留梅姨到我们家吃了顿饭。她们的友谊就此拉开序幕:常常地,梅姨颠着小脚赶七八里山路来到我家,只是为了给我喂几口奶水;母亲则三天两头地割块肉买条鱼找熟人给梅姨家送去,算做一份回报。梅姨的家境非常窘迫,公婆年迈,丈夫体弱,还有四个半大不小的孩子,一大家子人的生活担子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,为了人家的那份恩惠,我的母亲一次次摆下自己家的活计不顾,跑到梅姨家起劲地忙碌着。

那时候,我们家的生活也不是太宽裕,逢年过节,母亲为了节约开支,很少让我们走亲戚,那些节日在我的潜意识里仅仅是一顿虾皮水饺。可是在我升入重点中学的那一年,母亲一定要我跟她一起去看望梅姨。我的印象里,梅姨是一个低眉顺眼的女人,跟祥林嫂有几分相似,虽然她是我的奶娘,但是我对她委实没有什么好感,所以我拒绝同往。我的母亲是一个人走的,她提了满满一篮子礼物,眼里分明有泪,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母亲对我的失望。

接下来,也就是在我中学快毕业的那一年,梅姨的小儿子哭着来告诉我母亲一个消息——他的父亲因为肺癌去世了,母亲的泪随之就流了下来,她什么也没说,转身取出了抽屉里我父亲新发的36块钱工资,当天就拖着我去看了梅姨家。到梅姨家的时候,我的双手被母亲拖得有些红肿,是梅姨搓着我的双手捂到了她的怀里又呵又暖,后来,当我的双手从她干瘪的乳房下抽离出来的时候,我的心猛地疼了一下:儿不嫌母丑,我又做了些什么呢?那一夜,我不知道母亲陪梅姨流了多少眼泪,我只清晰地记着母亲的眼睛水蜜桃样红肿着,我知道母亲那是为恩人的心痛在心痛。

后来,梅姨一个人辛辛苦苦把孩子们拉扯大,突然就改嫁了。说是一个人的苦日子过怕了,梅姨要嫁的人在外省,具体是什么镇啊村啊她记不住,说等她在那边安顿下来再告诉我们。临行她来跟母亲道别,两个人话没说几句,就在客厅里抱头大哭了起来。我想她们一定是预感到了什么,因为后来母亲再也没有收到过梅姨的任何消息。

一晃十几年过去,母亲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,上了年纪的母亲特别喜欢怀旧,常常地说完一句“你梅姨咋就没个信”后,一个人寂寞地坐一上午。我曾试图从梅姨的儿子那儿打听到点什么,让母亲开心,可是没有结果。我无法想象我的母亲在心底是怎样强烈地思念着她的朋友的,就像我永远无法体会她在怎样挂念我这个不在她身边的女儿一样。对此,我是有愧疚的,但是我相信,一个女人能在苦难的岁月里保有一份甘苦与共的友谊,它拥有的一定就是夜枕春华的美好。我仰慕母亲拥有这种女性的美好,因为最质朴的情感总是让人想落泪的。

本 版 投 稿 邮 箱 :
qlwbxujing@sina.com